

第七十九章 簡單的征服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東夷城的事情依舊複雜而敏感。忽然間便要變成慶國的子民。這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事情，商人確實好利。婁子著實無情。可即便是商行青樓裏地人們，依舊很難馬上轉變過來，這和做生意不一樣，做生不做熟，那是為了宰客人一筆，而掌控自己生死地權力，最好還是放在熟人手裏，這和青樓接客人也不一樣，一點朱唇萬人嚙？姑娘們其實心裏也都盼著從一而終的。

尤其是東夷城控制地那些諸侯國。早已經有了不平靜的趨勢。鄰近燕京地宋國還好一些，因為這個小國地貴族官員們。早已經習慣了燕京大軍地威勢，根本生不出來任何反抗的意誌。而另一些並不與南慶接壤地小國。一想到自己馬上便要失去手頭名義上地權力與奢華，而成為南慶京都一個可有可無的人質，自然而然在地開始在暗中進行一些事情。

這些小諸侯國的力量並不強大，所以他們所選擇的手段也比較陰晦。暗中挑動著民間的暗流，往東夷子民們地情緒上撒著花椒，短短的半個月間，四處的抗爭行動已經比前些日子變得激烈而頻繁起來。

這些都是在範閑地預料之中。想和平接受東夷城，本來就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完成的小事，這是二十年來天底下發生的最大的一個大事件。

監察院八處已經提前準備好了大批文官，分批次進入了東夷城。與劍廬、城主府開始配合。發動了一波接一波的宣傳攻勢。加上四處在各國間的密探以及收買地奸細幫助。又有東夷城方麵地順勢而行。關於和平，關於非戰，關於共榮之類的宣傳。轟轟烈烈的展開。

而鎮壓各地地抗爭。避免這些抗爭變成無法控制的民變，則需要東夷城自己出手。範閑不希望慶國地國家機器過早地開入東夷城，如果一旦溢出血來。東夷子民心中恨意更深，事態反而會一發不可收拾。

已經有三路義軍被鎮壓下去。當然這些義軍也不過是百餘呼嘯山林的賊寇而已，劍廬十二子，有十人被範閑派到了這些小國山林之中。負責壓製，負責解說。至於效果如何。範閑還在等著反饋。

因為局勢不定，再加上東夷子民天然的反抗心理，城內某些實力驚人的商行也開始有些不安定起來，麵對著這種趨勢，範閑很直接地與劍廬二弟子李伯華聯手，用太平錢莊和內庫地雙重壓力。直接震懾住了所有商人地異動。

同一時間，範閑與使團聯名向京都方麵急發十七道奏折，向皇帝陛下請示相關事宜。同時他在密奏裏詢問。關於各諸侯國質子地安排。是不是可以往下降一層級。以免逼得那些王公們狗急跳牆，在絕望之中做出可怕地事情來。

收伏一塊疆土。並不是在紙上簽個字就能完成的事情，關鍵在於收伏這塊疆土上人們地心及意誌，而這必是需要幾年。甚至幾十年，上百年的時間。

範閑並不著急。但他擔心皇帝陛下太過著急。對於他而言。能夠讓皇帝陛下滿意。同時也要讓東夷城地子民能夠接受。而不至於讓慶國的鐵騎從燕京一路殺伐而來，這就是他的目的，就有如一條鋼絲，他行走於其上。兩邊懸空，好不小心翼翼。

征服。需要宣傳攻勢，需要收買人心。需要給東夷人一個說服自己的借口，需要範閑不眠不休地籌措一切事宜。需要他以慶國權臣劍廬主人地身份。在東夷城不停地接見各處大賈和那些握有實權的地方大人物。給對方一個準信，讓對方安心。

這是很累地一件事情，範閑英俊的麵龐上終於被黑眼圈破壞了些許美感，他的臉色也白了起來，疲憊到了極點。但每每想到，自己是在挽救數十萬人地性命，這種可以往殉道快感邊上靠攏地意味，又會讓他清醒起來。

征服除了上麵的一切之外，其實最需要地還是強大而無法抗拒地武力。隻有以強大地武力做基礎。東夷城地人們才會被動被迫被辱地接受被慶國吞並地下場。

所以當東夷城地局勢稍稍平緩了一些之後，南慶的鐵騎開始向東夷城方向靠攏。有如黑雲摧山，勢不可擋。

這也是皇帝陛下地底線。如果慶國不在東夷城駐軍，那算什麼征服？

時日已至烈夏，熾熱的太陽狂放地在天空上照耀著。將東夷城地悲苦小媳婦感覺都曬成了不停喘息地痛苦，將東夷城那位大宗師離去後地陰雨天氣全部趕走。有的隻是一片光芒。

北齊使團早已走了。令很多人奇怪的是。北齊人雖然明顯對於南慶吞並東夷城一事感到了極大地震悚與憤怒。但是他們並沒有著手去做什麼。而隻是安靜地看著這一切發生。似乎是北齊人已經認命了。

這天站在東夷城外地的數百人，除了南慶使團成員以及東夷城城主府官員外，就是範閑和從各地趕回來地劍廬弟子們。

範閑微微低頭。站在滾蕩地黃土官道之上，下意識裏不停挪動著腳步。模樣不怎麼威嚴，他也不想擺出威嚴的模樣，因為他能清晰地感覺到，此時在城外等候地所有東夷人。臉色都特別難看。特別蒼白。有一種特別地強行忍住地憤怒。

在這個時節。範閑當然不會刻意做出莊嚴地模樣來刺激他們。

地麵漸漸地顫抖了起來，站在範閑身旁地雲之瀾地身體也漸漸顫抖起來。這位曾經的劍廬首徒，如今的東夷城城主。再也無法控制心中那一片黯然的虛無。顫抖了起來。

東夷城的城主府官員們地臉色都極其難看，劍廬弟子們地臉色也有些蒼白，就隨著越來越大的顫抖聲，而表露了自己真實地情緒。

官道盡頭。隱有雷聲隆隆，引得大地震動。地麵上黃土中的小沙礫被震地滾動了起來。

一個騎兵出現在視線之中，緊接著是兩個，三個。十個。百個。千個...密密麻麻的騎兵。浩浩蕩蕩地從西方向著東夷城的方向壓了過來，一股肅殺而壯麗地氣勢。就從那方直接籠罩住了城郊所有地人。

慶軍來了。

黑壓壓地騎兵。就這樣緩緩地靠近了東夷城。他們代表著慶國強大地軍力。代表了慶國皇帝陛下不可阻逆的強大意誌。代表著征服。

慶國派駐東夷城地慶軍共計萬人，由五路邊軍在一個月內抽調而成，倉促成軍。卻絲毫不顯亂象，因為這些即將代表慶國長駐東夷城四野地慶軍。全部是當年西征軍地老卒，在大皇子地統領下，戰力驚人。

範閑眯著眼睛。看著越來越近，氣勢逼人的慶軍。微嘲一笑。理了理身上衣衫，緩步迎了上去，在這一刻，他不禁想到，在奏章裏與皇帝陛下打的那些嘴仗。四顧劍臨終地交代。讓自己花了多少嘴舌，才說服了皇帝老子。當然皇帝陛下也清楚，如果要讓東夷城的民眾甘心接受。大皇子和範閑確實是兩個不錯地選擇。

黑騎的人數太少，所以隻有選擇了大皇子地西征軍，但範閑絕對相信。這批駐軍當中。真正屬於西征軍地將領不占多數，而大皇子隻是來東夷城亮了相，終究也還是要回去地，皇帝陛下不可能允許自己的大兒子常駐東夷。

想到那位遠在京都。卻遙控東夷之事的皇帝陛下，範閑的心情複雜了起來。

出乎範閑地意料，皇帝陛下並未因為他未請聖旨便接手了劍廬而動怒。反而似乎知道範閑在擔心什麼。用加急文書給他發來了一個禦批，禦批裏就和當年那個盒子裏寫的一樣。仍然隻有兩個字。

“安之。”

慶帝是在安撫範閑的心，範閑一思及此便不禁有些惘然。皇帝老子對自己的信任真的是讓自己有些感動了。問題在於。他知道皇帝老子一旦翻臉。會是怎樣地冷酷無情，他地心頭便是連感動也不敢感動。

風塵漸起，未仆。成龍。由官道直卷大城，慶國騎兵地速度漸漸加快。範閑不由眯起了眼睛。掩住了口鼻，不知道這種壓懾之勢是誰下地命令，不知道會不會令東夷城地人生出抵觸情緒。

他凝重地回頭望去，卻發現出乎自己地意料，除了劍廬那些強者們地臉上帶著一抹隱怒之外。其餘城主府地官員以及前來見禮地諸侯國王公們。卻是麵現懼意，臉色蒼白。似乎根本生不出任何反抗之意。

萬名騎兵踏塵而至，聲勢驚人，竟是生生嚇地東夷城大部分人就斷了反抗之心。

看著这一幕，範閑忍不住在心中歎息了一聲，東夷城的血性確實太少了些。大皇子這一手雖然有失粗暴無禮，卻

是正中對方的要害，不知道是不是皇帝陛下在行前有交待。

不過東夷城血性少，對於範閑來說。卻是一件好事，他從來沒有奢望過。北齊人會像東夷人這樣不戰而降。能少流一部分地血。都是好的。

馬蹄如雷。片刻間來到東夷城郊。萬名騎兵身著深色輕甲，在陽光下散發著刺眼地光芒，震起地煙塵漸漸落下，露出這些慶軍地真容。密密麻麻的騎兵，就這樣圍在了東夷城外。

安靜。一片安靜，甚至是那些扭動著頭顱地戰馬。似乎都被慶軍的軍紀所震懾著。不敢刨蹄，不敢噴息。

一萬雙冷酷的目光，注視著東夷城前來迎接地人們。

東夷城的官員權貴巨商們心驚膽顫地看著这一幕，看著慶軍嚴明的紀律。肅殺地氣焰，精良的裝備，和那股由內而外透出來的自信與霸道，所有人不禁在想，若劍聖大人離去前。沒有降下折臂降慶的遺旨，這些慶軍對東夷城發起進攻，不知道東夷城能夠抵擋幾天，還是...幾分鍾？

嗒嗒嗒嗒，一陣寂寥的馬蹄聲打破了城門前的寧靜。慶軍騎兵前隊一分，從其中行出他們的主帥，以及主帥身邊繁複到了極點。華美到了極點的儀仗。

慶國地天子儀仗。隨著慶國地軍隊，來到了東夷城外。

主帥大殿下就在天子儀仗之旁。他身上穿著一件銀色地輕甲，腰著佩劍。長槍在側，身後係著一件血紅色的披風。在黃塵海風裏獵獵作響。

大皇子輕牽馬韁，拱衛著天子儀仗來到眾人之前。平靜而眼神複雜地看著東夷城門處的所有人。

一陣無聲的沉默。

雲之瀾閉著眼睛，沉默了許久，掙紮了許久，眼簾處漸漸濕了起來。然後緩緩地向著那匹戰馬旁的天子儀仗跪了下去。

東夷城的城主跪了，所有地官員也緊跟著跪了下去。諸侯國地王公們也跪了下去，密密麻麻地跪了一地。向南慶地軍隊。向南慶的天子，表示了自己地臣服。

劍廬地弟子們沒有跪，雖然他們知道這是師尊大人臨終前所做地無奈決定。雖然他們知道大師兄已破廬而出，為了東夷城地子民，隻有跪倒在這些慶**隊地麵前。可是他們不是東夷城的官員。他們是自由身，更準確地說，他們是江湖人。

江湖人有江湖人地行事準則，他們沒有什麼羈絆。所以他們盯著那些氣勢悚人，漫山漫野漫官道的慶國騎兵，眼中沒有一絲畏怯。反而是生出無窮地憤怒與戰意。

天下一大半的九品強者都在這裏。他們不怕什麼。

大皇子坐在馬上。冷漠地看了這些倔強而不肯低身地劍廬弟子一眼。正準備開口說些什麼。卻聽到從斜方傳來一道熟悉、清亮。卻有些疲憊，有些淡然的聲音。

“劍廬弟子聽令。”範閑微閉雙眼。說道：“回城助城主府維持治安去。”

這個理由很荒謬，範閑在心裏歎息了一聲，知道自己犯了一個錯，本來就不應該讓劍廬的弟子們來此，這些人都是高手之中的高手，個個都是傲骨難伏之人。尤其像李伯華，十三郎這些厲害角色。要不就是天下第一錢莊地掌門人，要不就是最有可能晉入大宗師的強者，怎麼可能在一國之威權下低頭。

東夷城地血性確實不多。若有十分，至少有九分是留在了劍廬弟子的心中。

聽到門主發話。劍廬弟子們不敢抗命心中知道小範大人是在給自己一個台階下，僵持片刻後，李伯華終究老成持重一些，沉默許久後，長歎息一聲。兩行熱淚無聲流下，帶著師弟們黯然地往城內行去，讓開了進城地道路。

王十三郎沒有隨之離開。也沒有下跪。他隻是冷漠地站在範閑地身旁。看著慶國來勢洶洶的騎兵。就像眼中根本沒有任何人一樣。

大皇子眼帶深意地看了範閑一眼。然後身旁地戴公公展開了手中的聖旨，對著跪在儀仗之前的東夷城官商們輕聲

念了起來。

“朕聞知先生已去心慟難安，又聞先生高義。以黎民為重心生敬意...”

範閑在官道一側，靜靜地聽著這一道最重要地聖旨，發現這道聖旨並不像往年一般。盡是製式模樣，卻著實是皇帝陛下地口氣。而且話語裏地心慟，敬意並無虛假，至於東夷城的人，會怎麼看待陰殺四顧劍地慶帝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這道聖旨很長。敘說了慶帝對於東夷城子民們的問候，以及關於一統天下對於黎民百姓地重要性。字字誠懇。

最後皇帝陛下認可了雲之瀾東夷城城主的任命，令其擇時入京，接受冊封。

跪在最前方地雲之瀾聽著這道旨意，並不怎麼意外。自己這個城主雖然是談判得來地位置。但要當下去，必須要經過慶帝的親自冊封。

他有些黯然地起身，雙手接過聖旨。再行一禮。

一應儀式還在繼續。這是無比繁複而無比重要地儀式，一個關於征服與被征服的儀式。

大皇子下馬。走近了範閑，看了他半晌後說道：“先前做的不好。”

範閑知道這位親近的兄長，指地是自己讓劍廬弟子離開的事情，沉默片刻後應道：“我已經很累了，不知道還應該怎樣做。”

“但劍廬弟子們地態度還是要表現一下。”大皇子溫和地望著他，安靜了一會兒，極為嚴肅地說道：“不過，你已經做的足夠好了...我想。整個天下。在這件事情上。沒有誰能比你做的更好。”

範閑微微一笑，沒有接過這個話頭，隻是說道：“劍廬弟子的態度。會展現給陛下看到的。”

他低著頭。對身旁的王十三郎說道：“十三郎。你負責安置大軍進駐儀式。”

一直沉默地王十三郎霍然抬首。沒有問為什麼。隻是靜靜地看著範閑，意思很簡單為什麼是我？

“因為你是一個簡單的人。”範閑給了他一個無法拒絕的理由，“從你身上我學會了一點，如果你簡單，這個世界就對你簡單。”

在大皇子微微疑惑地目光裏。範閑拍了拍王十三郎。說道：“我想你也希望這件事情能簡單一些。”

劍廬十三徒王羲站在那隊騎兵麵前。不由想起，很多年前桑文姑娘帶著他去挑選姑娘地那個明朗地下午。一樣地無奈，一樣地頭痛。

他這才知道，從那個下午開始，範閑就已經決定將自己的人生與他的人生捆在一起。關於這一點，簡單地王十三郎想了想後，就簡單地接受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